

久耳大德二年戊戌卒於廬山年四十三惜無修期以究其道之所歸化之所及爲可哀耳有文集一卷吳門磧砂魁上人所藏以示紫陽方虛谷讀而醉心敘其首刻焉

得喜無照無碍傳

得喜錢氏子童丱時依興聖權公雍染及長慕禪宗登天目山叩幻住老人有契旋歸里清信士有以花園地施者師受而結菴鑿基得古石刻錢喜二字衆異之菴成禪錫紛委幻住爲大書喜見二字顏其戶從是鄉人稱師爲喜菩薩師以學佛須以解脫爲心

慈普爲行道風所感一鉢無盡四事供衆之外濟益深廣衣寒藥病赴者如歸生而饑者養之如人父死而暴者葬之如人子一以誠信真實爲之弗勸也嘗演法於吳江程林仲家有神人白帽金甲合掌聽其後舉衆見之凡諸大家禳祈惟師一至爲幸至順中移錫盤龍塘未幾成巨剎化後舍利纍纍火處穿斷求之皆得鑑無照鑑無碍二公皆嘗事幻住無照南詔人初習教辨博英發每日吾聞中國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由其國萬里來一言而悟徹法源方圖歸以倡道而

殞於中吳春秋僅三十有七也幻住祭而哭之以文
曰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歷掌其誰敢欺謂
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大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
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
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卽名言與實相互
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
稱奇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
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
炤之亡兮哀祖道之既隳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
危對爐熏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讀

此文酸鼻苟其人非真有大過人者不足致老子惜
之至是也然南詔之有禪宗實自無炤始

無礙未嘉人叅幻住久之無省幻住指見龍淵一日
聞蓮香得入有偈曰箇中消息本尋常幾度無端謾
度量今日疑團百雜碎西風一陣白蓮香不知其所
終

妙恩傳

附大圭

契祖

杰道者

妙恩生倪氏泉人也持律精苦脇不沾席者四十餘
年遍叅名宿旋入雪峰謁湘和尚蒙印可聲價日騰
起至元中僧錄鑑義白行省請合開元百二十院爲

一大刹請師爲第一世師慧解圓融不以禪廢教嘗註釋彌勒上生經以見意焉武林南山羅漢殿災師夢五百僧求依止未幾傳聞至乃卽夢夜也因建羅漢殿於寺東廂如數像之恢煥一倣武林舊時是以虛空心爲福德相益見其慧門無量也其法嗣大圭頌曰碧眼龐眉解魘人容求單位笑欣欣一朝添五百閒漢大屋潑天開紫雲師將示寂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旣火舍利如雨而下圭亦有行解博極儒書嘗曰不讀東魯論不知西來意爲文簡嚴古雅詩尤有風致自號夢觀道人著夢觀集及紫雲開士傳紙貴一時 契祖同安張氏生亦師付法子使嗣位行湘師事者善說法要渾然天成賜號佛心正悟禪師有杰道者清狂無度恒掃除街市所至相與譁笑之所服衣垢甚忽取澣之言明日行矣至明日求僧粥不與杰曰求之不再幸與我得粥還置几上危坐而化祖爲舉火曰一生杰斗打硬叅禪街頭巷尾掣風掣顛若無末上不值半錢杰道者誰信寒灰有煖烟

元若芬傳

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落髮進具後歷游講肆頗

得師說同輩推挽之欲其弘闡芬曰吾不能也芬爲人清退善文筆爲上竺書記讚揚佛事游戲墨花極一時之譽又善畫往往寫雲山以寓意有求者初不甚靳雖寥寥數筆應之人寶之如連城後求者不勝其多芬笑而謝之曰錢塘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峰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却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邪自是謝事歸深山卽古澗蒼壁間結菴顏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芙蓉峰自稱芙蓉峰主嘗自題畫竹曰不是老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其意趣可想也如芬者尚存本色非盡爲末技所掩視今之圓顱習筆墨沾沾自喜者豈啻天淵哉

月江淨公傳

宗淨字月江婺人也正菴間公法子願身偉貌德本夙植覺繇性稟每以佛乘印叅儒典默而能融辯而不肆所著詩文皆有足觀尤以接物利生爲已任行持無怠雖小戒律如踐青折萌盥手泛席之數未嘗放心翰院侍講王公時彥在秘閣纂修少師姚公實總其事二公論及東南名僧而師居其一總司聞其賢舉授徑山住持一時名公鉅卿皆樂然出疏勸請嚮振山靈師之住是山也不大設門逕不廣聚徒衆

抑渾而務實嘗示人曰身是一卷活經無時不轉口是兩片死皮有說便動真知實謬不在言也師之爲文字用濟佛事過則揮去如塵垢批糠了無留意至於整頓山門事無巨細宜爲必行可以立住皆決於俄頃無顧慮徬徨之滯亦法門英傑也或贊其像曰神定氣冲言雄貌偉擊拂一下大海絕流咳唾一聲須彌粉碎衲子師模佛祖骨髓夫是之謂正菴和尚之的傳妙喜七葉之華裔也後念佛而逝塔於本山

元慧明傳

慧明蔚州靈丘人其母夢異人乘白馬素衣借宿而娠生異恒童習詩書傍通百家之言棄之謁海雲簡禪師言下知歸海雲美之以頌還住靈丘曲迴寺適西京大華嚴虛席請海雲海雲舉師爲代華嚴前住者失綱頽圯荒涼久不成叢林矣師御下寬明持身謹肅道聲高振凡殿廊方丈厨庫堂寮叢席所宜有者莫不化朽爲新起廢爲興卽壞爲成壬子世祖在潛享師名德奉師陞堂說法錫以徽號旣而遷慶壽燕京府僚致請及海雲也世祖與太子屢臨法筵出內帑作大施會師倦於化道告退曲迴閒庭淨几脩然靜適者數年而華嚴之命復下矣師賦性淳謹器

宇恬愉臨事不回與人謙穆每陞堂演法萬指圍繞
師憑陵數言使聞者人人得意於言象之外有古尊
宿之風雖日接貴顯一之以坦未嘗枉道以從物以
至元七年二月示微恙謂門人曰日色晚矣索筆書
一偈復云驀直去擲筆而臥若熟睡然撼之以逝矣
俗壽七十二坐夏四十五茶毘舍利五色燦然分葬
華嚴曲迴二刹表之以石

元祖英

祖英號石室吳江陳氏子韶年出俗卽策杖游諸方
初從虛谷陵公於仰山間徑山海機道化亟來投之

一見契合留掌記室自是聲聞日新出世明之隆教
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會有恙天童砥平石問之
答以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
巖花譚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後造一龕曰木椽日
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婦人叩頭
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
趺坐而化

元如玉

如玉自匡廬至徑山雙溪見陸羽泉上山麓森秀遂
結茅息影持鉢乞食隨緣化導自號雙溪布衲久之

扶策登凌霄依麓構室三年不下山一日遙睇吉祥峰五色瑞雲曰此中必有靈氣遂尋至峰陰之坡建寺成叢林焉後敕賜大安一日妙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嘗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畢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閒鄉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叅一首詩投筆坐去六十年後塔戶自啓真容儼然

元扃撓傳

扃撓錢塘人賣菜傭也每侵晨擔菜入市一日往太早暫歸少憩覺室中有異潛壁間聽之乃妻與人私語人曰彼較我何如妻曰彼扃撓爾平穩卽吟詩曰擗竹烏鴉叫錢塘門未開扃撓纔出去平穩便入來遂棄家往蕭山越王臺栖焉從此潛心禪悅深有契證後坐脫去面貌如生舉身輕軟每月髮長姊爲剃之數年姊曰我老矣此後可無長也又數年而以泥塑其身特露其面好事者每於春時迎像入城以種因果至今絡繹云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明河撰

雜科篇

明玄中猷法師傳

玄中猷法師別號復闇杭海昌某氏子依愚翁長老
 祝髮研精教義更知有宗門向上事其為文如春花
 秋月艷無待飾清不加寒筆花之妙照映今古假斯
 文以闡吾道或以是譽師如受唾 洪武中主席於
 錢唐吳山大乘寺道風大振永樂庚子繼主嘉禾東
 塔寺寺為漢朱買臣之故宅宋孝宗嘗龍游於此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明河撰

雜科篇

明玄中猷法師傳

玄中猷法師別號復闇杭海昌某氏子依愚翁長老
 祝髮研精教義更知有宗門向上事其爲文如春花
 秋月艷無待飾清不加寒筆花之妙照映今古假斯
 文以闡吾道或以是譽師如受唾 洪武中主席於
 錢唐吳山大乘寺道風大振永樂庚子繼主嘉禾東
 塔寺寺爲漢朱買臣之故宅宋孝宗嘗龍游於此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經兵燹殿宇傾廢若前住山滄海深雲谷祥諸公皆志於興復不果師至憮然有感遂罄衣囊鉢底及鳴合施者簡材鳩工薙荆榛畚瓦礫始是年訖於宣德戊申冬殫精十禩而百仆俱起四方緇素皆視師爲景星慶雲望而歸之者不可勝計師煩之力辭退居別室至正統戊午杭之南山慧因講寺久虛其席諸山僉謂慧因冠華嚴之首刹非碩德不足以當之唯師其人辭再四不克時慧因亦圯師至興廢起弊之功不減在東塔時况二山俱華嚴講寺夫華嚴一宗始於賢首成於清涼定於圭峰皆盛弘於北傳至晉水則入杭矣杭而宗華嚴大難爲力師兩興巨刹一振顏宗晉水而後槩不多見孤力獨運良可嘉偉筆其略爲傳以示來者

南洲溥洽法師傳

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爲饒州餘干縣尹父仁甫因家焉母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聞爽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齟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爲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

輒敬禮膜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
庭祥公爲師受具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
命典賓客其儀矩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爲
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菴玘
公於普福講求旨要凡諸經籍精粗小大之義靡不
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爲詩文多有造詣玘公
命首懺事行三昧法自是進於止觀明靜之道 洪
武辛亥出世住孤山瑪瑙講寺又住蘇州北禪學徒
雲集師爲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無智
愚高下人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臯聲

公啓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第一又六年至
杭之下天竺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懺七
晝夜爲衆講貫無虛日 太宗皇帝聞其賢召爲僧
錄司右講經 玉音褒諭有通東魯書博西來意之
語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
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鍪金甲衛護甚嚴叱
止高曰寺主在是旣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
師乎踰月夢觀卒有旨命師主天禧又三年陞左善
世 太宗皇帝舉靖難師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及
卽位 召衍至自北京 命主教專師以左善世遜

行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未樂四年 詔修天禧寺
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 命師慶讚祥光燁煜
萬衆聚觀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
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既而 上
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
召問禮遇特厚 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
上御便殿 召師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
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 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
舟 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爲宣德元年七月二十
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寔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

云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
塔全身於鳳嶺送者萬餘人訃聞 上遣行人王麟
蒞祭焉師歷事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禮度處
物和馭衆寬解近逢掖士喜商論文事三十四年間
鉅緇老衲有文聲者惟師與衍公耳師所著有金剛
注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唱和詩若干卷 國
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貽範於後所
度弟子慈雲圓悟大霑等若干人得法弟子圓澗鴻
義惠朗等若干人宣德元年秋示寂於南京弟子奉
龕建塔於長干西南鳳嶺之陽復於塔前構精廬以

居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忱為之記曰公戒行之精才望之高既已詳見少傅楊公塔銘矣今之記似可略也然予於茲寺之建獨有感焉昔者孔子沒弟子皆冢於墓服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廬於墓上又三年而後去蓋師之與弟子所以傳其道授其業有父子之恩焉後世此道不明當其師之生存反其道背之而去者有矣能服乎心喪之禮者幾何人哉心喪之禮且不能服况望其廬墓至於三年六年之久者乎予聞洽公當未樂間嘗為同列所問 太宗皇帝欲試其

戒行繫之於錦衣獄一時門弟子多雲鳥散去獨霍公焦心苦骨從其師於患難服薪水之勞未嘗一日去左右卒使其獲全行業蒙被 國恩大昌其教於晚節觀其盡心所事不以死生窮達而有所改易此蓋士大夫之所難能而霍公能之予於是重有感也是用書以為記使後之觀於此者或因霍公而有所激勸焉

有言靖難兵起師為建文君設藥師燈幟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師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

木巖植公傳

木巖植禪師婺人也得法於虛谷陵公三坐道場皆有語錄王文忠公禕爲之序曰當宋季年宗門耆宿相繼淪謝欽公獨毅然自任以斯道重得其傳者是爲虛谷陵公公遭逢聖時蒙被帝眷其道尤爲光顯而其上首弟子則吾木巖植禪師是已師之入其室也非唯叅決其心要而且兼傳其文印故其爲道無所不同於公焉初師出世於寧之西峰旣至袁之仰山而今遷居杭之慧雲門人集其三會所說日用動作之語用故事次第而錄之謂師之道雖不專任乎

言語之間而因其言語之所及亦可以知其道之所存也竊觀師之言機鋒峻峭誠足以啓學人之略解至其敷演之切告戒之嚴則所謂教律者其道亦不外是焉夫何近時禪學之弊其徒唯口耳之是務襲取昔人之言語迭相師用誣已而罔人脫略方便顛倒真實而莫之或省然則於一大事果何相與乎學者於師之言語苟能以筌蹄視之庶幾目擊而道存矣陵公與師皆予同里人予生也後不及登公之門而於師幸有游從之雅姑述淵源之所自以序其語錄焉夫忠文公文章勲業表率一時爲開國第一流

人卽一字一言將取信天下後世豈妄許可人者而獨私鄉曲耶吾是以知木巖人之德定大有可觀當于忠文故忠文雖欲避鄉曲不言木菴不可得也惜其行跡泯沒姑拈序略代小傳以見木巖云

曉山亮傳

元亮字曉山河南信陽蕭氏子誕夕室有光如晝甫長茹素誦佛不爲俗營父携之宦游棠遂家焉棠寶林寺僧至福道高一時師禮而祝髮福示以禪要有省且指叅古渝幽谷禪師纔入室契如鍼芥塵勞迸於一見疑滯銷於片言 洪武壬子歸棠建寶頂大

弘道化時方選名德高流有司以師聞被 詔住報恩遷大慈 宸章屢降有幽蘭久隱棠林下不覺微香泄九天之句師力求退院久之乃 賜還山初蜀藩請師入內庭說法贈以金欄衣錫鉢諸物併 上所錫資師受之存爲十方招提始終不御也嘗有示徒頌曰甕裏何曾走却驚蝦跳元來不出斗出世若無堅固心六道輪迴空自走庚辰十月十三日忽索浴更衣危坐時天淨無雲日輪亭午但聞轟雷三陣圓光現於空際其數如之遂化去茶毘舍利如注

德昂傳

德昂別號伏菴會稽吳守正子也元季兵起守正避地石門鎮苗兵亂母禹氏投水死昂年十二從守正歸越未幾守正亦死於兵昂無所依去金華山中削染爲僧修攝精厲居然耆宿人望而敬之及干戈甫定渡錢塘省親墓宋學士濂序以送之稱其至孝有儒行會修元史昂入京以母死事告於史氏遂得列傳歸治母墓榜其居曰白雲先隴鎮人表爲真母軒昂後不知所終

形非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此而求離道逾遠昂之見性明心吾不知何如也只哀哀一念至懃至懇亦足爲吾道解嘲雖大慧禪師爲父母立後亦不過推廣此心豈有一毫加於昂哉

天淵濟李芳聯二公傳

清濬字天淵台之黃巖人具戒游叅見古鼎銘公有所入命司內記說法於四明之萬壽未幾棄衆歸隱清雷峰中薦紳先生挽留不可得宋公濂作文送之其略曰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爲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得

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益奇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歎賞之余竊以爲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秘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混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秘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圖氏也浮圖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况所謂詩若文乎是同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爲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味歌以別之以予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道聯字季芳鄞人也幼讀儒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嚴義公修沙門行尋嘗內記於大天界寺達闡法於淨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温然如玉者

也藁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爲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已而已矣宋公亦作序送之二公皆於道有聞而退然不居有高尚之風焉宜乎見稱於長者也

示應傳

示應寶曇其別號也其先世自汴入吳宋丞相王文穆公之後有居吳興者祖父皆隱德弗耀唯信慕出世法母朱氏奉佛尤謹一夕夢僧踵門而娠旣而有僧自天日來知斷崖禪師謝世正夢時也自是人皆

謂師爲斷崖再世在襁褓中遇僧輒喜而笑解禮佛疊足而坐所至緇白景從莫不皆以和尚稱之雖老師宿德致敬坦不爲讓人爭施金帛得之隨方立僧伽藍造佛像餘則給施貧乏高皇卽位訪求山林遺逸及有道行之士師被徵應對稱旨賜饌慰勞久之令居龍河天界寺洪武十一年上以峨眉乃普賢應化之地久乏唱導之師曰無如應者召見慰而遣之居八年蜀人咸被其化時諸藩邸王侯士庶施者日至乃於絕頂光相寺範銅鑄大士像構重板屋以覆之二十四年分僧清理釋教上諭僧

錄司官寶曇居蜀人服其化就委區理訖事來朝以
次年六月復命京師處置如式深得 上心天顏大
悅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妙隱大雲三阿練若同一
根蒂今離而爲三乞合爲一 上是其言 敕賜南
禪集雲之額期十月陞辭而還而疾作矣以六月初
九日瞑目跏趺而逝時隆暑顏色不變芳香襲人得
壽五十有九僧臘如之 上聞爲之傷悼尋遣官諭
祭飯僧三千員茶毗會者以萬計其徒分遺骨歸姑
蘇峨眉各建塔奉之信士李正因親侍日久凡出處
不約而先至後事尤盡心焉師平生不作表襮之行
而世共尊之不爲溢美之言而人益信之屢營梵刹
不居其功去之若遺焉非其了達生死皆如幻夢者
能若是乎

守仁德祥二公傳

守仁字一初富春妙智寺闍黎也詩文友德祥字止
菴仁和人二公當元末有志於行道因時危亂鬱鬱
不自得遂肆力於詩並有聲於時一初嘗云我輩從
事文墨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止菴云詩豈
吾事耶資黼黻焉耳觀此可知二公之心矣一初詩
清簡有遠致楊廉夫極稱賞之又善書筆法遒勁入

我朝被徵爲僧錄右善世時南粵貢翡翠一初題
詩云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
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飛 太祖見之怒曰汝不欲
仕我謂我法網密耶止菴住徑山唱道爲禪者所宗
風化翕然亦以西園詩忤 上二公皆以詩賈禍幾
於不免然止菴律已甚嚴臨衆有法氣象巍然一初
日暮無聊頗涉不羈不得蒙法門矣從是見二公之
優劣故止菴得稍酬初志而一初則終於不振至止
菴就化倚座示衆若無經意於死生脫然無繫景光
尤可想而見也

明河曰非莊老不行六朝教也非詩文不大宋元
禪也去古漸遠餘波末流自應至是然道之真僞
與夫說之是非吾猶得卽其言而觀之至於今則
大不然惟魯不文之人冒棒喝爲禪以指經問字
爲諱何暇於詩文輕浮躁進之士執門戶爲教方
入室操戈是圖何有於莊老愈趨而愈下覺六朝
宋元間法道雖變古猶爲可觀因記二師數語感
時之歎莫如今也

雪菴和尚傳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當變時 文皇入京和尚

方壯年披剃走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嘗人遂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旁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易乾卦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懼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進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樵牧豎入飲半醲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而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筆成章不甚工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爲建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徒問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

當雪菴痛哭時若遇善知識一點吾見其渙然冰釋矣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回此以學道何道之不克故曰德山臨濟若不出家學佛定爲曹孟德孫仲謀無疑世出世法一揆惜哉雪菴之不遇如臨濟德山者一點化也

大善國師傳

實哩沙哩卜得囉東印土梭葛麻國王之第二子也
父母感奇夢而生在童真位聰敏不凡而百無所欲
唯見佛法僧則深起敬信年十六請命出家遣禮孤
捺囉納麻曷薩彌爲師薙落受具資受學業習通五
明闔國臣庶以師戒行精嚴智慧明了尊稱爲五明
板的達師足跡周遍五天從化得度者甚衆凡過道
場塔廟必躬伸盡敬至地湧塔修敬卓錫而禪塔以
久圯勸國王修治脫管心木木下紀師名號衆咸異
之未樂甲午入中國謁 文皇帝於奉天殿應對稱

旨命居海印寺丁酉奉

命游清涼山還都召見

武英殿天語溫慰寵賚隆厚授僧錄闡教命居能仁
寺歲甲辰 仁宗昭皇帝舉薦揚大典師掌行特授
師號圓覺妙應慈慧普濟輔國光範弘教灌頂大善
大國師賜金印寶冠供具儀仗乙巳 宣宗章皇帝
舉薦亦命師掌行師平生不矜名不崇利外示聲聞
內修大行遇 恩寵而志意愈謙涉諸緣而戒行彌
確在京師受度弟子數千輩各隨器宇誘掖之漸引
次升不立遏捺難行蹊徑使人望崖而不敢前將化
謂弟子不囉加實哩等曰吾自西天行化至此今化

緣已周行將逝矣汝等各當善護如來大法毋少懈怠言訖儼然而寂實宣德丙午正月十三日也訃聞上悼歎之命有司具葬儀闡維收舍利於香山鄉塔而藏之遺命分藏清涼山圓照寺亦建塔焉

德琮傳

德琮姓杜氏唐拾遺子美之後也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耕火種兩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之成祖使中官至汴廉得其名還奏於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師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

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欄袈裟銀鉢孟明日普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琮訥於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西僧諦字何義西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鳩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西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上喜召入賜坐卽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雞鳴山以爲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於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息菴觀公傳

慧觀別號息菴胡忠簡公銓之後也依青原虛白鏡

公爲沙彌青原深山中鄉先生陳宗舜時來寓靜師事之甚謹日暮受教繇是博通文學旣長剃落游方從名德啓發沛然有所悟入拄杖之跡幾遍寰中居蜀最久蜀獻王供養之嘗曰此真道人也府寮多老成名士皆下禮於師正統改元初至北京尊信者合力建一刹於城之東北隅居之叅謁問道者履滿戶外一日楊東里造其室見函香施供相繼踵因戲之云如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何師徐曰學人假是致其誠吾不可却公何異焉及入視之蕭然無長物惟忠簡公及楊忠襄楊文節胡剛簡四公遺像在焉東里又云不猶滯於相乎師曰之數公名德相高皆山川之毓靈國家之元氣且胡楊世好是四紙吾先人所寶吾敢忽諸東里歎曰師好賢重德如此豈尋嘗離倫絕類自詭欺世以爲高者之倫哉未幾坐脫去善信塔而祀之以屋有語錄一帙東里爲書其首行之

德然傳

附道安

德然號唯菴華亭張氏子生具異相左足下有一痣口能容拳舌能舐鼻七歲誦法華經於杭之天龍寺慨然有游方之志初見石屋珙公後叅千巖長禪師

大有契證珙囑以緣在吳松爲書松隱二字與之素
首座以福薄不可出世爲人爾其步素公之後塵乎
遂歸里於城南結菴以居揭珙書爲額足不越閫者
數年嘗劓指血命高行僧道謙書華嚴經八十一卷
洪武初以有道徵未幾以病還嘗曰學佛法人無
徒恃見地一知半解濟得何事顧力行何如耳繇是
愈益精勵間亦爲韻語不與人倡和自適而已有船
居詩十首清絕可誦又建七級塔奉藏血書法寶二
十一年四月十四日辭衆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松隱
菴法子曰道安矢節礪行有乃父風常行般舟三昧
未樂丙申年七十七化去遺偈云不會掘地討天也
解虛空打楔驚起須彌倒舞海底蝦蟆吞月踏翻生
死大洋說甚漚生漚滅

妙智明瑄二師傳

妙智號白猷浙東楊氏子孺時哺以葷腥輒吐自是
素食楊氏固世信佛乘一日隨父誦法華經至火宅
求解父異之十四出家依靈鷲寺東林長老林日其
穎秀欲試之適月出林出對曰日暝來看天際月何
患無明師指佛龕燈應聲云燭殘剔起佛前燈管教
續燄林喜曰此子再來人也吾所有不足以待之因

勉令遍叅由是南造雪峰西抵峨嵋躡天台鴈宕叩
叅諸識深得言外之旨嘗歎曰佛法無深淺但在力
行苟無得掠虛雖望隆佛祖於已何益後入廬山於
天池舊址葺茅居焉母陳氏年七十餘一日暴卒而
甦語家人曰昨至一處見宮室嚴邃叩其門門者不
許入指我歸路仍與偈云八十四年獅子母偶因風
燭悟無常好個愚溪勤念佛天風吹送藕花香時師
在廬山自號愚溪云後母果八十四歲卒未樂戊子
秋夜師與靜主數輩向月忽吟汪鼎新詩菴無人守
庚申夜池有荷開子午花衆問何意笑而不答浹旬
晨起沐浴端坐謂衆曰今日庚午矣偈曰內無內外
無外七十二年隨方不碍撒下臭皮袋良久曰自在
遂寂

明瑄蜀江津人有戒行性至孝嘗夜臥心動曰是必
吾親之故也遂夜馳二百里至家母果病刲股以進
母尋愈感異雲籠室之瑞里有盜者夢師領一將軍
持斧將斬之祈哀得免明日詣師求解師曰吾夢亦
然可速悔改不然禍及無救後盜迷如故一日暴疾
連呼瑄師救我救我無幾何死矣師年八十而化山
下人見五色雲中持錫飄然而去

啓東白傳

善啓字東白曉菴其號姓楊氏蘇之長洲人楊故簪組累世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末年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末茂爲落髮師旣長屏跡龍山窮日夜力於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主蘇之未定六年主松之延慶逾年擢本府副都綱住南禪寺尋應 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 賜金縷袈裟一襲時三殿災 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一

時名人如沈民望王希範王汝玉陳嗣初錢溥趙宗文皆與師爲方外交嘗遇牡丹盛開邀集題賞錢塘瞿宗吉雄於詞賦師與對壘常用一韻往復百首詞鋒益銳海內傳焉此師之緒餘也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 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卽示寂之歲弟子等奉柩歸葬於舊隱龍山遵治命也錢文通公溥銘其塔敘曰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吳威聲大振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

鄉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繇是往還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或閉戶發篋出古人真蹟對閱評品詩文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辯曰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養生送死一務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與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者也溥也荷師期待既久倘以餘齒無負於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

何氏叢說云錢文通小時即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號曉菴有詩各能書乃十大高僧之流亞也未樂中 召至京師修大典後為僧官住南禪周文襄公為巡撫甚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禪與啓公談語時錢文通為秀才亦與啓公交款一日學中散堂過謁啓公以藍衫置欄梅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之啓公因稱文通之才文襄即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加賞識遂為相知○何氏言巡撫是周錢自云是胡當是兩時胡前而周後

啓原傳

啓原姓張氏太初其字日本人也九歲祝髮習教乘精戒律喜觀中國文字能指斥利病又心慕中國名山禪老之盛觀光之志益決以吳元年航海而來足跡幾遍寰宇叩諸禪蒙印可 洪武丙寅入安固梅

公洞見四山環翠兩石相杳中虛若禪龕相對悵然
曰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此地可息吾
足矣是山久爲虎蟒之窟樵斧不入荆棘彌天自師
居之諸孽屏息山下居民時見峰頂有光稍來親近
不數年遂成叢席聞風訪道者嘗數百人未樂丙戌
立生塔於院南以爲退修待寂之所曰吾老矣自爲
之無累後人明年三月一日清晨禮佛畢入塔端坐
衆奔視已逝矣宣德間開塔見頭髮披垂指甲曲繞
聞風雷震仍閉之師有語錄三卷會通儒釋言道無
滯也

復見心傳

如後

來復字見心豫章豐城王氏子以日南至生故取易
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
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
體無碍然未以爲至走雙徑謁南楚悅禪師自陳厥
故當機交觸如鶻落兔走不間一髮悅深然之留司
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
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右丞相達公九成慕師
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
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閒遼